

晚上踩着高跟鞋逛西湖,每个月固定几天会肚子痛

# 做了40多年男人的他竟是双性人 余生他想做个女人

本报记者 何丽娜/文 本报记者 俞跃 本报通讯员 杨子宸/摄

他叫许文涛,今年46岁,既不是完全的女人也不是完全的男人,医学诊断为两性畸形,就是俗称的双性人,雌雄同体。

他目前的社会性别是男性,但被束缚在身体里的“她”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挣扎,而且这几年来身体上的女性性征也越来越明显。他曾经困惑过,怀疑过,但他最终做了一个决定,做手术,解放她,做回真正的自己。

最近,作为一名钱江晚报记者,我两次与他促膝长谈,真正认识了那个坚强、自信,却又让人心疼的他。



许文涛在化妆,底打得特别细致



扫一扫  
看采访许文涛的视频



浙江名医馆  
你的私人  
名医会所



微信扫一扫  
微信公众账号  
浙江名医馆  
或搜号码  
zjmyg1

## 过家家、跳皮筋 从小喜欢和女孩玩

第一次与他见面,约在我的办公室。那天的天气有点热,窗外马路上的姑娘们已换上色彩斑斓的春装。而出现在我眼前的他也是十分亮眼,枚红色的条纹T恤、黑色紧身裤,再配一双红色高跟鞋(坡跟,跟高8cm),但与他秃顶的脑袋组合在一起稍微有点违和感。一见面,他就热情的跟我招手,握在手上的枚红色手机外壳甚是惹眼。

“你好像很喜欢鲜艳的颜色?”因为他的特殊,我跟他说话特别小心,只能从最外在的东西试探着开始聊。

“是的,红色是我的最爱,从小就特别喜欢。”我万万没想到,他竟对自己的情况毫不避讳,很坦然地说了许多。

他说他家在西安的农村,上面有一个姐姐,下面有一个妹妹,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。不过,从小他就跟别的男孩不太一样。他不喜欢跟小男孩一起玩,反而更愿意跟小姑娘们玩在一起,过家家、跳皮筋、踢毽子……对于这些小女孩的游戏他乐在其中。而且,他对女性用品有种莫名的喜爱,小女孩的裙子、小皮鞋、头绳等都爱不释手,经常会把姐姐的裙子穿在自己的身上。

## 每个月固定那几天 他会肚子痛

在青春期以后,他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肚子痛,小肚子里好像有针在扎一样,搞得他情绪很不稳定,而且固定在15号前后那几天。为此他一直都很困惑,直到后来确诊了自己是两性畸形,他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几天是传说中的大姨妈来了。

而再等到成年以后,他长成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,父母急着想抱孙子,一个劲催他成家,可他这边却迟迟没有行动。

“原因有两个:一是我对女人提不起兴趣;二是我还有个难言之隐,出生的时候,我的小鸡鸡就长得不是很明显,长大以后也特别短小。”

另外,他对女性用品比以前更加痴迷。在聊天时,他给我看了自己手机淘宝的购物纪录,里面最多的是红色或黑色的高跟鞋,清一色的恨天高(跟高12cm以上)。

## 体检时的意外发现 让几十年的困惑得以释然

说到他对女性用品的痴迷,那就得好好说一说我与他的第二次见面,地点是在杭州城北他的出租房。这是一个20平米大小的空间,进门是简易的厨房和厕所,剩余十几平米摆了张单人床和一张带抽屉的小桌子。床边一只只蛇皮袋高高垒起,足足占了有半个房间的地方。“这些全是我的宝贝。”说着,他打开其中一只袋子,兴奋地向我展示里面的高跟鞋、女装、各式的丝袜、女包及假发,这装备齐全得让我一个女人都自愧不如。

当夜幕降临时,他会换上女装,戴上假发,给自己化个精致的妆容,再登上高跟鞋出门转一圈。有一次,他踩着恨天高去逛了西湖,路上有好几个中年男人在偷偷看他,他觉得这种感觉很好。

那天,他当着我的面换上了女装,戴上义乳,穿上文胸,再配上一条碎花连衣裙、黑色丝袜、大波浪棕色卷发,外加一双黑色细高跟鞋,女人味十足。而对化妆这事,他也是信手拈来,打上粉底液,对长胡子的部位重点遮盖,涂上烈焰红唇……“你化妆时会打腮红吗?我教你一个办法,很方便的。”说着,他伸手指在嘴唇上擦了点口红,然后在腮部涂开,三下五除二,短短两三分钟的时间,一个媚人的桃花妆就完成了。

但他现在的社会性别毕竟是个男性,每到夜深人静时,他也会反思。直到2015年的3月,他在一次体检时,医生意外发现他的生殖器与正常男性有些不同,在男性生殖器的后端有个貌似女性生殖器的东西。后来,经浙医二院整形外科余建新主任医师确诊,为非常罕见的两性畸形。

## 他坚定地选择 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女人

“两性畸形是一种先天性疾病,在一个人身上男女两个生殖器都有,可能与基因突变有关。”余建新医生说,因为这种病极其少见,所以他到现在还清楚记得许文涛的情况,“他

的男性生殖器比正常男性要短小许多,而在男性生殖器的后面与肛门之间有条裂缝,据说时不时还会有些分泌物。”

余建新医生说,对于两性畸形的人来说,有两条路可以走:一条是保持现状,另一条就是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后,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性别。而许文涛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,他说:“我不怨任何人,既然事情已经发生,我就得勇敢面对。”

为此,他在杭州和西安老家东奔西走,相关的手续已办得七七八八,就差临门那一脚——手术。我帮他咨询了余建新医生,主要得做两个部位的手术,一是男性生殖器的摘除和女性生殖器的再造,二是乳房再造,加起来的费用需近20万元人民币。

说到这里时,他无奈地低下了头。“我以前是做生意的,按说手术费能支付得起,可是这两年跟朋友一起投资了一个项目,花光了积蓄,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,实在不好再向他们开口。”他说他有一个想法,想通过钱江晚报寻求社会上好心人或是企业的帮助,不是无偿资助,而是以借贷的形式,先帮他支付这笔手术费,之后他会凭着自己的劳动慢慢偿还。

他现在的工作是杭州一家大医院的护工,虽然月收入仅2000多元,但他依然非常认真负责的对待,每次我在工作时间给他打电话,他都会很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现在在工作,不能跟你多说,我怕分心会在工作上出错,也怕影响别人工作,等下班以后再细聊。”然后就匆匆挂断电话。

离开他的出租房时,他送我到门口,他娇羞地对我说,他在网上交了个男朋友,比他略小几岁,两人聊得很好,偶尔也会说些亲昵的情话,每每看到这些,他就会脸红心跳,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真正恋爱的滋味。对方已经多次提出见面约会,都被他婉拒了,他还不肯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告诉对方,想等手术之后,再以一个真正女人的身份更自信地出现在他面前。

对生活和工作都如此认真的这样一个人,你愿意伸手帮一把吗?有意向帮助他的人可致电钱江晚报热线96068。